



雲南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四輯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

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昆明校友会 合编
云 南 师 范 大 学

K250.6

61

V43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四辑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专辑

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昆明校友会 合编
云 南 师 范 大 学



B 580679

这本纪念专辑，主要选编了联大校友满怀对母校的深厚感情所撰写的纪念文章和回忆录。有的介绍当年联大的风貌和办学的成功经验，有的缅怀师友的感人事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南联大各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校友们从各自切身体会撰写的文章篇幅浩繁，这本纪念专辑不可能全面反映当年西南联大的风貌，它只是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辑的《笙歌弦诵在春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本书同时出版的《笙歌弦诵情弥切》（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纪念专辑、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出版的有关纪念文集互为补充。

我们也曾邀约在台湾的联大师友撰写文章，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只能从他们在台湾和海外已发表的文章中选载部分稿件。

由于篇幅限制，个别文章作了些删节，请作者鉴谅。还有些稿件收到较迟，不及编入本辑。其中一部分将在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转给云南各报刊选载。可以预见，海内外校友必将继续写出更多亲切生动的缅怀母校的佳作，我们将在适当的时机，另行汇编出版。

这本纪念专辑，得到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全体职工的大力支持，突击加班赶排，赶印，得以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出版，供应给海内外返昆参加盛会的广大校友。谨在此向云南师大印刷厂全体同志，表示谢忱。

编 者

1988年10月18日

编 审 人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世堂	关显明	关宝璋
陈昌熙	张在川	张源潜
萧 荻	金景明	

前 言

今年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建校50周年，也是云南师范大学（前身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成立50周年，海内外校友云集昆明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云南师范大学和西南联大北京、昆明校友会合编这本纪念专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作为对50周年大庆的献礼。

在极端困难的战时条件下，西南联大全体师生怀着昂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抗日必胜的信念，以“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精神，继承发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革命传统和优良校风，胸怀“中兴业，须人杰”（联大校歌）之壮志，团结一致，弦歌不辍。西南联大集三校著名教授于一堂，弘扬爱国、科学、民主的精神，钻研学术，乐育英才。同学们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刻苦学习，深入实际，关心国是，团结奋进，使西南联大成为当时驰名中外的最高学府，享有抗战时期大后方民主堡垒的美誉，为祖国培育出大批杰出的人才，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作出很大贡献。西南联大的办学经验、教学科研的优异成就和爱国民主的优良传统，至今仍为海内外人士所称羨和重视。

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间，在开拓文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发展边疆工农业建设、播撒民主革命种子等各个方面，对云南的文明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联大师生和云南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至今对联大还十分怀念。

这本纪念专辑，主要选编了联大校友满怀对母校的深厚感情所撰写的纪念文章和回忆录。有的介绍当年联大的风貌和办学的成功经验，有的缅怀师友的感人事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南联大各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校友们从各自切身体会撰写的文章篇幅浩繁，这本纪念专辑不可能全面反映当年西南联大的风貌，它只是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辑的《笙吹弦诵在春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与本书同时出版的《笙吹弦诵情弥切》（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纪念专辑、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出版的有关纪念文集互为补充。

我们也曾邀约在台湾的联大师友撰写文章，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只能从他们在台湾和海外已发表的文章中选载部分稿件。

由于篇幅限制，个别文章作了些删节，请作者鉴谅。还有些稿件收到较迟，不及编入本辑。其中一部分将在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转给云南各报刊选载。可以预见，海内外校友必将继续写出更多亲切生动的缅怀母校的佳作，我们将在适当的时机，另行汇编出版。

这本纪念专辑，得到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全体职工的大力支持，突击加班赶排，赶印，得以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出版，供应给海内外返昆参加盛会的广大校友。谨在此向云南师大印刷厂全体同志，表示谢忱。

编者

1988年10月18日

目 录

前言

陈岱孙教授谈西南联大	方 新 方 群 (1)
昆明往事	冯 至 (9)
回忆西南联大	〔台〕钱 穆 (36)
西南联大侧忆	吴征镒 (51)
谁也不怕谁的日子	〔美〕王 浩 (66)
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	黄延复 张源潜 (68)
谈联大的选课制及其影响	李 埏 (74)
珍视西南联合大学留给云南的遗产	马 曜 (83)
西南联大对云南教育事业的贡献	林毓杉 (88)
万里寻故地	
——记杨石先教授重访昆明	王文俊 (97)
苦难中成长的西南联大 (外三章)	叶方恬 (100)
三校公物复员北运回忆	申泮文 (115)
为了提高语文教学水平	
——简介联大师范学院国文月刊社出版的《国文月刊》	张映虔 (126)
永远怀念西南联大	〔台〕姚秀彦 (134)
别梦依稀话联大	王俊鹏 (148)
深夜整考题	刘兆吉 (153)
大一 (1942~1943) 生活杂忆	张源潜 (155)

回忆我的父亲马约翰……………马启伟 (175)

罗庸先生对云南文化研究的贡献……………余嘉华 (178)

忆刘叔雅先生数事……………吴晓铃 (184)

难忘的教诲 深切的怀念

——忆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兼课……………王 明 (187)

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汪曾祺 (193)

附：沈从文先生对学生习作的评语举例

戏剧课堂内外……………赵诏熊 (202)

从“唯心主义大师”到共产党员

——访贺麟教授……………诸有琼 (205)

悼念赵迺迺老师……………王民嘉 (210)

我所知道的钱端升教授……………张国华 (213)

难忘的岁月……………洗子恩 (217)

杨石先先生治学谨严一例……………王积涛 (219)

记著名动物学家陈桢教授……………孙敦恒 (221)

舅舅给我们讲西南联大和联大人

——记生物化学家沈同教授……………沈 琨 沈 靖 (227)

灿烂的火花

——忆联大师范学院修科文史地组……………张清常 (233)

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二三事……………孙观华 (236)

西南联大电机系片断……………唐统一 (239)

他牺牲在中美合作所

——怀念老战友齐亮同志……………马识途 (242)

一代英豪 浩气长存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赤峰 蜀 京 (269)

忆钟泉周烈士二三事	王先冲 (279)
曾庆铨烈士传略	曾乐山 (282)
怀念钱泽球同学	许泽彪等 (292)
吴显钺同志逝世十周年祭	萧 荻 (293)
孺牛子——武尔楨	
——电子科学的构想者和组织家	刘大年 (313)
穆旦：由来与归宿	
——诗人查良铮逝世十年祭	王佐良 (326)
深切怀念许师谦同志	许 璋 (337)
哭李炳泉同志	孙思白 (344)
忆林元	方龄贵 (349)
津湘滇求学记	〔美〕云 镇 (353)
南下后的学生生活	张华俊 (358)
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	熊德基 (362)
长沙临时大学点滴	〔台〕汤衍瑞 (378)
回滇复学记	王宏道 (381)
回忆西南联大	王 云 (385)
我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前后历程	王 刚 (391)
在联大工学院的天地里	贺联奎 (398)
忆西南联大	夏 雨 (409)
树勋巷五号	程应镠 (417)
记西南联合大学前期的学生自治会	邢福津 (420)
军训风波	高小文 (426)
一份珍贵的诗稿	陈梦熊 (436)
两次兵役宣传活动	张维亚 (439)
西南联大的第一所民众夜校	曹学源 (442)

《热风》壁报上的漫画风波……………吴晓铃(446)

国家之败 多由官邪

——回忆西南联大的“讨孔”运动……………邹文靖(449)

丛林插曲……………吴铭绩 梁家佑(457)

我遇到了新四军

——回忆译员生活片断……………阎秉渊(461)

南湖诗社始末……………刘兆吉(464)

四十年代的一枝文艺之花

——记西南联大文聚社的出版物……………林元(469)

忆一次多灾多难的话剧演出……………〔台〕·程国瑾(479)

记《春雷》壁报社……………李 倬(486)

忆工学院铁马体育会……………方 复(498)

记神曲社……………魏铭让执笔(502)

忆联大机械系1944级“校社”的老师 and 同窗……张闻博(511)

西南联大机械系1945级“快社”杂忆……傅乐妍执笔(519)

为宣传和传递“一二·一”运动情况

而默默地工作……………孟廷为 过卫军(526)

八载春城弦诵 深情厚谊长传

表达云南人民和西南联大亲密关系的三个文献……………(529)

陈岱孙教授谈西南联大

方 新 方 群

1985年8月16日，在全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我们访问了抗战期间一直在西南联大大学任教的陈岱孙教授，请他谈谈联大的往事和他的感想。

陈岱孙先生已有85岁高龄，但身体健康，风采不减当年。我们在一起畅谈了两个钟头，他始终毫无倦意，40多年前的往事，他叙述得历历如在昨日。

开始，我们请陈先生谈谈他在联大的经历。他说，这比较简单。他自1927年从国外留学回来，就在清华大学任教。10年之后，即1937年，到长沙临时大学，然后到昆明西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10月，即被派回北平，准备接收清华大学的校舍，筹备清华大学的复校工作。那时清华园已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伤兵医院，直到1946年春才接收完毕。

陈先生介绍了西南联大的组织机构。西南联大设校务委员会，类似清华的评议会，由教授会选举若干人，加上行政主要负责人如常委、院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等。校务委员会有权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决定学校的规章制度。联大的领导机构是常委会，共三个常委，即北大的蒋梦麟校长、清华的梅贻琦校长和南开的张伯苓校长。三个常委中主持日常校务的是梅贻琦，张伯苓经常在重庆，蒋梦麟虽然在昆明，但一般不

过问学校的日常工作，让梅贻琦全面负责。

另外，有教授会，由教授、副教授所选代表参加，遇有重大问题便召开会议。如“一二·一”运动发生时，教授会就开过会，决议对这一暴行主犯提起公诉，要求惩办凶犯。

联大刚成立时，设文、法、理、工四个学院，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院长和系主任由三个学校的人员分别担任。文学院院长原是胡适，是北大的。胡适一直未到校，改由冯友兰担任。法学院院长是陈序经，南开的。理学院院长是吴有训，工学院院长施嘉炘，他们都是清华的。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是南开的。法学院共有五个系：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商学。陈岱孙先生任经济系主任。商学系本是南开的商学院，迁滇后，学生不多，乃改为商学系，属于法学院，系主任是丁信（南开）。以后丁信不幸因游泳丧生，由陈先生兼任商学系主任。实际上商学系与经济系没有大的区别，教员是共同的，课程计划稍有不同，学生则分别属于经济系或商学系。

陈先生在联大教两门课：经济学与财政学。抗战前他在清华教三门课，三校合并后，教授多了，每人所教的课，也相应地减少丁。

陈先生把话题转到联大建校的过程，他对联大（包括长沙临大）的校址选择和变迁的情况比较熟悉，谈得很具体。他说联大建校大致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长沙临大。三个大学为什么要到长沙去，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清华已在那里修建了一些房子。清华在抗战前原计划用40万元在清华园里盖一座文法大楼，后来看到了华北形势不妙，感到不能在清华园里盖，乃派人到外地找地方，后来看中了长沙，经教育部同意，就用盖文法大楼的预算在长沙岳麓山脚下建筑一整套的校舍。抗战开始以后，三校校长一

度聚集在南京，一起讨论学校往哪里搬？在此之前，他们到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陈先生也去了。会议讨论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问题。起初，讨论的气氛还是好的，很多人讲话慷慨激昂，主张打，而且要全面抗战，后来气氛就变了，最后蒋介石讲话，说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庐山会议后，陈先生同张奚若、陈之迈同行，赶回北平。到了天津，平津间的铁路断了，临时住在天津。陈先生说，他亲眼看到敌机轰炸南开大学。后来平津都沦陷了，他不得不舍弃在清华的家，辗转到了南京。那时，几个校长已去长沙，顾毓琇告诉陈先生，最后决定三个大学合起来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因为长沙已有了些房子。于是，陈先生到了长沙。但是，长沙的校舍还未建好，怎么办？决定租借圣经学院。校本部和理、工、法三学院设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院的院本部，文学院设在衡山南岳圣经学院的分部。临大在11月1日开学。不久，南京陷落，武汉形势危急，学校又决定搬家。广西当局欢迎临大去，到桂林或其他城市都行。学校领导觉得，要搬就搬远些，到昆明去，那时云南多少有些独立性，环境比较好。于是在1938年2月中旬，开始搬迁。人员主要分两路走，一路走海路，经香港，乘船到安南海防市，再乘火车到昆明；另一路步行走陆路，经湘西、贵州到昆明。闻一多、黄子坚、李继侗等人 and 部分男学生是走这条路的。陈先生走的是另一条路，因为学校叫他去桂林向广西当局解释不去广西的原因。朱自清、冯友兰、郑昕还有文学院的几个人和陈先生同行。这一行人乘长途汽车经桂林、柳州、南宁，出镇南关到河内，再转乘火车到昆明。汽车过边境的凭祥城时，因城门窄，冯友兰将胳膊放在车窗外，被城门碰伤造成骨折。乃赶紧乘火车送到河内的医院治疗。当时朱自清是旅行团团长，陈先生和朱先生留下照顾冯友

兰，其余的人到河内，两日后前往昆明。两三个礼拜后，冯友兰的弟弟冯景兰从昆明来照顾，陈先生和朱自清才到了昆明。这时，得知教育部遵照行政院的命令，把学校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工学院设在昆明市拓东路，租用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和江西会馆。理学院借昆华中学、昆华师范、昆华农校的部分校舍，校本部也设在那里（这几个学校因为怕空袭，搬到外县去了）。文法学院设在蒙自，叫联大分校。在蒙自租了蒙自海关、法国领事馆、法国医院和歌牒士洋行。蒙自那个地方是外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雏形，夭折的雏形，有法国殖民地的色彩。光绪十三年（1887年），根据与法国订的条约，开放蒙自作为通商口岸，设立海关，叫蒙自关。因为蒙自靠近红河，可以通航到安南。以后修了滇越铁路，货运、客运大都经开远等地的铁路，不经过红河了，海关乃搬到昆明。但因原来条约上规定的开放口岸是蒙自，所以海关搬到昆明后仍叫蒙自关。联大在蒙自所租上述几个地方，租金不同。歌牒士洋行是法籍希腊人开的卖洋货的大商店，租给我们的是商店后面的一座两层楼房，原是洋人避暑的地方，学校把它作为男生和部分单身教员宿舍。房租每年按市价付予，确数不记得了，另外三个单位的房子，每单位的房租每年一元。当然这房租是象征性的。只是表示产权属于他们，由我们使用，也由我们负责维修。学校把海关、领事馆和医院的房子用做上课的教室和教职员的宿舍。女生只几十人，住在城内一位绅士周伯斋家里，他们全家都搬到昆明去了。晚上女生在教室自修，到9点半钟，由4个校警护送她们回城。文法学院在蒙自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因为蒙自驻有空军，本来有一个简易的机场，后来空军拟扩大机场并想用联大租的房子，同学校商量，学校也愿意让，因为飞机场在旁边，容易遭受敌机的轰炸，于是就迁回昆明。联大曾考虑自己建校

舍，当时清华有40万元，可以用。原打算到昆明以外的小县城去建，曾想到呈贡、宜良。陈先生也去察看，但是大家拿不定主意。后来云南当局说，如果我们愿意在昆明建校，可拨给大西门外一块空地。在这里建校，也有曲折的过程。原先请一个上海建筑师设计，计划盖若干三层楼的砖石结构校舍。这很不错了，钱也够的，就是建筑时间要长一些。文法学院的人觉得这样可以了。但理学院的人提出教学实验各种要求，这样，原来的设计就必须大改。设计时间拖长了，而物价不断地上涨。后来学校召开一次校委会，大家认为不能再拖了，现有的钱不断贬值，只能盖茅草房子了。乃决定不盖楼房，盖平房。本想都盖铅皮顶，但钱不够，就盖了一部分铅皮顶的，一部分茅草顶的。后者做学生的宿舍。这样学校才有新校舍，安顿下来。

陈先生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笑着说，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大约在1944年左右，昆明南城（昆明南城多半是有钱人住的，北城多半是贫困户）有个商人对学校说，他要盖房子，但缺铅皮，如果联大肯把教室、办公室的铅皮顶卖给他，他可给一笔钱。联大用这笔钱把房顶换上茅草，还可剩下一些钱，作别的用途。为了弥补预算赤字，学校同意了，卖了铅皮顶，换上了草顶。

我们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大家都称赞联大学风好，这当然是由于继承和融合了三校的优良传统，加上后方民主运动。不知陈先生认为联大的学风有哪些值得发扬的？另一是国内外的人都公认，联大培养了许多人才，这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

陈先生想了一想说，联大刚到昆明时，从北京去后方的某些熟人曾告诫他们的子弟不要上联大，说联大只有教员，没有设备，没有图书，办不好的。几年后，这种看法变了。联大的物质条件虽然差，但精神是好的，风气是好的。第一，联大许

多同学勤奋好学，大家都感到现在是抗战时期，他们没有扛枪去同敌人打仗，那就应该好好读书，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求得知识，培养自己，将来为建设国家做出贡献。这是许多同学强烈的愿望。第二，联大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堡垒。国民党C.C.集团在抗战爆发后，乘机把手伸到各大学，到抗战中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被他们抓到手了，而联大却是例外，这也与云南有点特殊性有关。联大在昆明，C.C.派不能直接插手，因为大家都讨厌他们。他们想挤掉联大的常委也办不到。C.C.派想派人来联大掌权的目的未能达到，他们又想派个训导长来。学校说，我们可以自己找人当训导长，找了查良钊，这样就应付过去了。第三，老师与学生亲密一致，这与抗战有关。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时，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相视一笑。大家风雨同舟，患难与共，这也是好学风。总之，联大继承了“五四”时代的精神，即民主与科学这个传统，对学生的成长有促进作用。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关于联大的民主空气，陈先生又补充说，教授的思想并不是清一色的，也有倾向国民党的。陈先生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三个常委都到重庆开会，回来后召开个茶话会，说上面有个意思（实际是决定），学校所有的负责人，如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训导长、院长，都要参加国民党。常委不好硬叫大家参加，传达后请大家回去考虑，这等于悉听尊便。这样，有人参加了，有人则不参加。有人如陈序经就破口大骂，说“什么东西！我才不加入国民党！”常委亦无可奈何，不了了之。

我们又问陈先生，当时联大生活很艰苦，政府对改善教员

生活采取什么措施？

陈先生说，先是没有什么措施，后来钱太不值钱了，生活更艰苦，才发给米贴。家里人多的，米贴就多些，情况会好一点；而陈先生只有一个人，米贴给的少。那时涨价涨疯了，逼得大家一拿到钱，就得很快去买生活用品。陈先生原住在民房，被敌机炸了，就搬到唐继尧（曾做过云南省督军）的戏园子里，地点在北门街。戏台是过道，池座是吃饭的地方，戏园的四围楼上、楼下的包厢、后台、化装室都是宿舍，共住几十口人。小的包厢一间住一个人，大的住两个人。陈先生和朱自清、李继侗、金岳霖、陈福田住在位于中间楼上正面一个大包厢里。李继侗是全宿舍的总管，管伙食，住在戏园子的教授一拿到工资，就把绝大部分交给他。他那天就不干别的事，带着厨师去街上买整个月的柴米油盐。那时大家生活很艰苦，但情绪却好，齐心协力，团结互助。陈先生说，前年他去昆明，到联大旧址一看，都变了，盖起了楼房，只留下过去的一座教室，作为纪念。陈先生费了很大事找到了自己原先住过的戏园子，那里已变成堆栈，只有一间里面有人住，恰恰是陈先生和朱自清住的那一角。陈先生谈到这里，显得很高兴，几经沧桑，旧居仍在，确实难能可贵啊！

我们要提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们又问陈先生，大家都说联大的工作效率高，他是否有同感？他点点头说，确实高。原来的三个学校，工作效率也不一样，最高的是南开。但三校合在一起，互相带动起来了。例如，联大学生最多时有3000多人，学校教务处下面有个注册组，组里工作人员不多，但对于排学生的课程表、教师的授课表，对学生的请假、休学、复学、退学等，管理得井井有条。

我们向陈先生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在联大，学生选课和